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劵按照總包特別儀寄遞之報紙

晶報

社址上海望平街 電話二四二六

第四百四十三號

定報價格
每三日出一張增刊無定期中國境內每一月二角半年一元一角全年二元日本同價外國郵埠加倍均作大洋計算先惠郵費在內報資加一
今日一張 售大洋二分

廣告刊例
三英寸寬二英寸高為一格每期刊資洋一元中縫全部洋三元六角零登照算長期面議封面及新聞中縫加倍美術及小說廣告面議

惠登廣告諸君鑒

本報出版以來已超三週材料之豐富著作之新穎早為閱者所歡迎是以銷數愈銷愈廣風行海內外幾無遠弗屆矣現在出張已達萬餘惟廣告定例仍未一加茲因紙價昂貴出張愈多虧蝕愈大若長此以往勢難久持不得已於七月起重訂新例對於向有之長期廣告皆不變更俟待三個月滿自十月起實行增價諒愛我者必具此同情也

請吸高等國貨 金馬牌香烟

中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謹啟

明星出現

蘇州星期為文藝之明星每星期日發行現已出至十二號篇幅玲瓏巧小便於裝訂文字選擇精嚴優美無比為趙眠雲范烟橋所編著述者如愛嬌指嚴紅蕉小青瞻廬枕亞雙熱君狂屬雲美孫君博忍庵綺緣規厂逸梅屐夔冢髏君珏菊高碧波吟秋林一無聊客諸名家均常有著作刊載誠星期憩息之良伴不可不看也 定閱全年價大洋七角郵費在內票可以代現定報處蘇州胥門外棗市星報館上海發行所望平街晶報館

石庸醫院
美國人工太陽燈
專治搽葯無效之一切皮膚病
院址上海大世界西對面（電話中央一六二四）

房屋招頂

今有英界長浜路三樓三底石庫門一宅交通便利正沿馬路電燈自來水俱全裝飾全新如欲頂者請於每日下午三鐘後駕臨新世界大菜間向沈國楨接洽可也

總公司上海英大馬路勞合路口 電話中央三八五九 分公司各省各埠
中國精益眼鏡公司謹啟

上海五洲大藥房

樹皮丸
是丸功能壯筋補腎健腦固精專治遺精陽萎腦力單薄神經衰弱等症常服尤能助食物之消化體力之強壯也 每瓶洋一元

自來血
此藥自發明以來歷受社會所推許備有補血生精療治血虧癆瘵之特效性質和平無論男婦老幼四時均可常服 大瓶二元小瓶一元二角

海波藥
清理血分善除人身內蘊毒質患花柳病者服之去污生新身清便凡疥瘡頑癬骨節疼痛及小兒胎毒等症無不效驗如神 每瓶一元

患氣痛者注意

一服即愈
每瓶洋三角 每打洋三元
新廣福堂藥房
總經理上海河南路廿號永泰棧烟行

十年癩頭十日愈
大包五角小包二角五分郵票九扣郵費加一

健胃補肺神效水
每瓶一元 每打十元

寄售處上海棋盤街屯鎮胡開文筆莊

福民醫院

內科 小兒科 耳鼻咽喉科 愛克斯（X）光線科 泌尿器科 外科 產婦人科 雷錠科 各科均有專門家主任
門診上午九時至下午一時 出診下午三時至六時 下午二時至三時
X光線診斷・治療 每月兩次
黴毒有無血清反應試驗
星期日下午一律停診（十五日三十日）

救療部佈告
本院創設救療部係中日公益理事會各科醫生擔任……（細字不清）……福民醫院院長頓宮寬啓

留東續史出版

不肖生著
▲欲知近今官僚亡命史者不可不看
▲欲知前書之結束者不可不看
五集 特價

秘製平安藥水

每日三次 每次一杯 一瓶痊愈 每瓶半元

一治霍亂吐瀉 一治小兒多病
一治大寒大熱 一治小兒腹脹
一治痰閉氣急 一治紅白痢疾
一治大便閉塞 一治胸中飽悶

寄售處上海棋盤街屯鎮老胡文開筆墨莊

生肌白玉膏

一貼即好

感謝靈醫

羅世雄

（一）病原 （二）症狀 （三）中西醫治 療之經過 （四）聘羅先生時 之情形 （五）羅先生治療之效果 （六）靈子術之一班 （七）治療余旅長之情形 （八）川人之渴望 （九）介紹之願望 （十）附記

邱華玉啓

鑽戒眼鏡贈品

奉贈二百信封箋

兩宿舍招住

贈閱陶雪生著書

奉贈書券一元

治瘡

皮病如疥癬癩疹痱及蚊虻蟲咬瘡瘍如癰爛脚花柳下疳痔瘡等搽以此膏化毒拔膿且愈後皮膚完好效力迅速患者試之便知也各埠藥房均有出售每盒大洋七角每打大洋七元

兜安氏馳名藥膏

本報所刊各稿皆有版權禁止轉載翻印譯

上海汽車要少些了　(丹翁)

前天報上說、某偉人被汽車夫將他賣了、不過拿了二百塊錢、在生活程度高的時候、二百塊錢、那能就能買得到人的性命、何況是個偉人的性命呢、我想上海坐汽車的人、除了外國人、中國人的裏面、就是闊買辦、闊大少、闊遺老、和着以上三等人所附屬的女人、談到民黨、一定是拿民的性命做性命的、我到不必替民黨賴、決沒有坐汽車的、但是雖坐汽車、斷不肯傷了別人家性命的、果然不傷人、坐坐又何妨、難道坐了汽車、就失了民黨身分了嗎、無奈上海馬路上、汽車實在來得個多、民黨的汽車、恐怕也要湊湊數兒的了、講到某偉人的個人、不坐汽車、固然是不貪財的憑證、即便坐汽車、被車夫賣了、那就更教人紀念了、耶穌的門徒『猶大』、得了有限的錢、就把耶穌賣了、汽車夫的道德、何能比若猶大呢、從此租界上的偉人、大家都有些害怕起來、不敢坐汽車、比較上我們在馬路上走的人、自然覺得減了些危險了、某偉人丟了這條命、保全我們走路的民命、倒是很多、古人說『死有重於泰山』、就是這句話了、

湯節之之兜圈子　(濤波)

商報經理湯節之先生、因爲席上珍女士的自殺、算了這案裏的關係人、被上海地檢廳拘去訊押、其實法律這樣東西、最足以保護人的、法庭這種地方、是最神聖的、有罪無罪、有嫌疑沒嫌疑、到了法庭上自可解決、湯先生如果於『席案』一無嫌疑的、樂得到法庭上對質對質、說個痛快、宣告無罪出來、豈不光明正大、換一句話說、無論何人、到法庭裏去走一遭、也一些不算侮辱、何必躲躲藏藏於先、不肯就捕於後呢、反而生出別人的議論來了、有人說、湯先生是沒有什麼關係的、這一次不過由滬杭北火車站坐到南站、再入地檢廳、總算遊歷閘北南市、坐着火車兜一個大圈子罷了、我聽了這話、也覺不錯、恐怕將來社會上湯節之多起來、滬杭鐵路局裏、每天要添開幾班南(市)(閘)北火車呢!

女子之真文學　(丹翁)

文和野的分別、是可以變轉來的、女和男的分別、是萬萬不能變的、文縐縐的男子、配一個野蠻的女子、固然是不行、假若女子的文、也和男子一樣、也就沒有甚麼特別的好處、譬如唱戲、外國的高等戲、大概是用男裝男、女裝女、因爲男子和女子、各有一種天然的好處、彼此本不同、彼此自然不必裝假、唱戲這樣、一切文學皆是這樣、我們中國女子、從古以來、幷不是全不認識字的、不過女子的性情、多是平易近人、和那種深奧奇險的文章、本不相近、所以章回小說、從宋朝宮裏就行出來、要是統計全體識字的女子、能做高古文章的、十有其一、能做白話文章、和淺近文理的文章、却十有其九、現在一般男文學家、忽然要做起白話文來、可算侵犯了女子文學界、做得好、也不過是個程豔秋白牡丹、做得不好、簡直是採白玉霜的拆白黨了、若是女子做的文章、和男子一樣、一點兒看不出她是女子的文章來、那不成了從前唱髦兒戲的徐處了嗎、好名的女同胞、請她的賢父兄和她家主公、偶然捉刀、也是一種要好的心、但是拿出來、鑒賞家也看得出的、請聽聽留聲機器、也有男人唱的小嗓、也有女子唱的大嗓、連糖炒栗子攤兒旁邊的人都瞞不過呀、幾十年老招牌女大書家、要不是她乃夫的朋友肯成人之美、又那來這一手的翻板的褚河南呢、如今不是已穿了幫了嗎、我們報裏記者袁唐志君、別的文章雖未曾發表、就單說她的小說、我相信完全出於她的那筆尖兒、何以呢、上面的事實和口吻、寒雲斷辨不到的、還有我老友談善吾先生的千金社英女士、她的文章、和她令尊的文章、也是各有各的好處、她所編的報紙後幅、完全是女子真好的文章、別的報紙上、也未嘗沒有關於婦女的文章、像那種文章、我聽人家說、這亦不過是戲台上小嗓的曲子、騙騙敦鄉下人、喝他幾聲采、說這位太太小姐好喉嚨罷了、

新聞報不登倉聖風潮之可異　(一學生)

哈同花園內倉聖大學的風潮、校長姬佛陀毆打學生、各報均轉有此事、而新聞報獨不登、很引起一般人的揣測、我把揣測人的話、寫在下面、

有人道、各報的稿子、由倉聖的學生送的、或者漏送了、所以新聞報不登、

有人道、你這話不確、倉聖風潮的稿子、國聞通信社也送稿子、難道都漏送嗎、這是新聞報不贊成學生鬧風潮、所以不登、

有人道、不對不對、別家學校鬧風潮、新聞報也登了、他決不是凡有學生鬧風潮的新聞、一概不登、或者本埠新聞太多了、因此不登、

有人道、我想也不見得、只要把夾在新聞裏的小棺材告白、撳一個塌、這點小新聞、便登出來了、

有人道、只怕新聞報編輯本埠新聞的那位先生、以爲姬佛陀是個佛門弟子、不會打人所以删掉了、

有人道、就是和尚犯了規、也是打香板的、

大家聚訟紛紜、一個人說道、報館裏一段新聞的登不登、有自主之權、要你們揣測做什麼、

一位候補閣員的主筆　(隱湖)

昨天(十四)新申報的北京通信當中、傳述一段洛吳的談話、說吳自稱有一批眞正的洛閣閣員、顧外、高交、馮陸、董財、那全是人人所知道的、不算稀奇、內中司法一席屬楊蔭杭、楊蔭杭先生、不就是現在申報主筆、那位(老圃)先生嗎、洛吳搜羅人材到現役的主筆、也算是求賢若渴、老圃先生能得洛吳的垂青、也自是他的才能出衆、報界中有這一位候補閣員、也是報界之光、不過有一樣、這消息被新申報漏洩出來、讓一班神經過敏的官僚聽見了、不免要挨上申報館裏去、尋這位未來總長求栽培、耽擱了(老圃先生)當識的功夫、未免可惜了、

官打送禮的　(一笑自北京寄)

俗語說、官不打送禮的、足見都是些貪官、現在居然有了打送禮的官、眞可算是淸官了、列位要曉得是誰、就是現任交通總長高蓬萊、他因爲江西電政監督劉鎬、廿肅電政監督莊淸華、送了他些火腿、香檳酒、水菓之類、大發雷霆、把劉莊二人記了大過、還通行所屬各機關、嚴禁效尤、相這樣一塵不染、廉潔自持、在此貪濁之世、大可挽回頹風、不過我想食物饋贈、亦屬人情之常、必定說送禮的、都存着行賄之意、也未免太辜負人心了、從前振貝子、因爲雷震春送銀二千兩、立刻專摺舉發、振貝子不能說他廉潔、他這舉動、一因送的手續不合、二因數目不值一盼、我不敢以振貝子待高蓬萊、但是此等尋常餽贈、拒而不納、已足風世、若必記過揭發、似乎有些沽名之嫌了吧、劉莊二位、算是拍在馬腳上、只好火腿香檳、吃他一醉、算了事吧、

京遊瑣記　(四)　(忝公)

京師素重女伶、往者金玉蘭鮮靈芝劉喜奎輩、艷名騰於報章、文士張之歌詠、諸君當耳熟能詳、去歲捧金少梅者、亦極一時之盛、惜南來奏技、鎩翅而歸、聲名遂稍掩抑、琴雪芳異軍突起、魔力空前、余震其大名、抵京次日、卽趨遊園、欲一仰其天人妙曼之容果奚若、乃擠下座厢、率爲人計月包去、竟無盈尺之地可假、不得已、高據樓隅觀之、是日、劇目爲打花鼓、繡幕初開、似曾相識、仔細端詳、乃爽然於琴雪芳之爲何如人、諸君當憶數年前、滬上新世界、有唱梨花大鼓馬金鳳其人者乎、色既平平、藝亦碌碌、嗣改習青衣、入大世界乾坤劇場、月得包銀四五十元、無人注意、旋卽北去、孰意其人、卽爲今日譽滿九城之琴雪芳乎、賤日豈殊衆貴來、方悟希世間事、皆當作如是觀也、琴初演於津沽、爲黎黃陂激賞、欲納之專房、琴暱於琴師某、敝屣尊榮、毅然弗顧、入京後、聲譽益起、報章至闢專欄以紀之、若琴趣、若聽琴日記、皆琴之起居注也、平心而論、其藝事確較馬金鳳時代進步、色亦豐妍勝前、惟樓步蹣跚、似有足疾、打花鼓一齣、十年前觀賈翰卿所演、歎爲人間絕作、雪芳固不足以言此、然山左村姑、卽此一知半解、已足以自豪矣、彼十三旦恩曉峯輩、在南省無人過問者、不儼然廣德樓之台柱乎、琴既得名、黨少梅者、惎之甚、肆爲醜詆、(小李將軍、卽金黨渠魁也)、琴黨亦不相下、日作筆舌之戰、在琴金兩黨之外、尙有一蘇蘭舫者、唱正工靑衣、歌喉不脫女伶本色、而扮相絕佳、遠在琴金之上、有曾見其本來面目者、謂黧黑而侏、與台上判若兩人云、余之不喜閨閣詩賞、亦如不嗜坤伶同、李淸照管仲姬、曠代間無幾人也、

說謊　(鸝鏡)

口予撰『短舌翁』樂府畢、乃忽憶得一事、爲曩所見諸某說部者、曰、彭澤縣之婚俗、有至可笑之一端、凡新婦于歸、婦之母家、必於嫁前一日、結草爲人、聚親族羣笞之、其名曰打灰翁、灰翁者、盜媳之醜名也、俗謂此草製之灰翁、必笞之至極糜爛、新婦入門後、乃不至有新臺之恥云、按此事之有無、予不敢知、第舉短舌翁事以證之、則所謂打灰翁者、殊未可目爲多事、蓋凡爲翁者、旣皆具有『灰』之資格、卽不能保無『灰』之思想、故非打不足以嚇之也、然則吾請爲斷曰、灰翁該打、灰翁該打、一笑、

口古謂醜女曰無鹽、或曰、無鹽、婦人名也、或曰、無鹽爲邑名、引列女傳齊無鹽邑之女也以爲證、或又曰、無鹽卽古鹽字、邑爲色字之譌、蓋言無鹽色之女也、余按、古樂府、有昔昔鹽三婦鹽神雀鹽黃帝鹽諸名、鹽卽豔之通假字、故謂無鹽卽無豔、說甚可通、其謂無鹽爲邑名者、以漢東平郡有無鹽縣、然在戰國時代、則尙未嘗有此、或又謂古有無鹽國、而亦未嘗詳其所在、其爲齊地與否、殊未可確、記此以俟參考、

本報所刊各稿皆有版權禁止轉載翻印譯

愛克司光錄　(第二集)　口一四四口　(涵秋)

第五回　海誓山盟語自性中流出　刀光劍影禍從天外飛來

說着又將雙手一拍、指着景萍笑道、我猜不出賀大人和顧先生有甚麼天緣、自從那晚分了手、好像一天不瞧見先生、他便失掉一件寶貝似的、不瞞先生說、兄弟着實有些妬羨你、他能夠看待兄弟和看待先生一樣、兄弟早就在營裏得了極高極闊的位置了、咳、人生緣法、也有一定、這是萬萬勉強不來的呢、(其言甘者、其心必苦、)景萍聽了、臉上一紅、笑道、兄弟有何才能、得蒙賀大人這般靑眼、恐怕寶大哥是拿兄弟取笑、……寶奇急得那副猪肝色的面皮、益發從紅裏泛出紫光、躱着脚說道、兄弟若有半字虛言、叫我將來吃那砲彈兒打得粉身碎骨、……景萍見他賭這血淋淋的毒誓、忙搶過來拿手掩着他的那張臭嘴、笑說道、大哥又來胡鬧了、我知道你們營裏廝混的人、最忌這些晦氣口角、……寶奇冷笑道、這有甚麼法想呢、你儘着寃枉兄弟、又拂了賀大人的好心、我不賭這樣誓、你也不肯相信、……景萍忙道、相信相信、只求大哥不可見怪、而且不可叫賀大人聽入耳朵裏、又該責備我顧景萍不知好歹、我益發說了罷、不但兄弟對那賀大人感入骨髓、便是女友瑪麗、他也慕他爲人慷慨、以得見顏色爲快、早晚想竭誠拜謁、大哥若不見信、儲備我的請帖都寫好了、請大哥瞧一瞧罷、……他說這話的當兒、便取過適才寫的那封函信、遞給寶奇瞧看、……寶奇其時非常得意、暗自嘟念道、怪呀、我正爲這事前來替賀大人說項、不料他們早籌備到此、這番功勞、可算不至吃別人搶去、我寶奇的造化、眞是不小、……當下抽出那一張箋紙、雖然不大認識那字迹、然而不免要裝出那副神情、嘴裏哼着、腦袋點着、重行仰起脖子、望着景萍笑道、這帖兒便交給兄弟替你帶去罷、你又沒曾喚當差的家人、難道還親自送去不成、……

海派大戲之都門歌舞　(陵藪客自北京寄)

自廣德樓女戲恩曉峯十三旦等、演狸貓換太子、營業頗爲不惡、於是三麻子晋京、卽在華樂園演七擒孟獲、兪振庭鑑於廣德華樂之營業發達、不甘落後、乃囑斌慶社子弟、亦排諸葛亮招親、斌慶科班、向售銅元廿八枚、遇演招親、卽增至七八十枚、可謂奔於投機矣、顧猶未足、復邀蓋叫天晋京、在第一舞台、組織夜戲、蓋叫天之外、只小翠花貫大元、別無所謂名角、而售價八毛一吊、楊小樓蟄伏已久、近在文明茶園售技、每座亦八毛一吊、以楊小樓與蓋叫天較、則蓋之去楊、豈可以道里計、據調查者云、第一台上座、有羅漢之數、而文明僅只五百餘人、此亦海派戰勝之一證、蓋叫天在南方、本負時名、平心而論、實爲海派之著者、首日登台所演之乾元山彝圈、實屬毫無道理、第二日演三岔口、亦該伶所謂拿手之作、店房暗鬥一場、亦嫌膩煩、此等戲在蓋仍屬舊戲、不甚在意、後兩日、卽演劈山救母、普陀山之類矣、吾知蓋之七擒孟獲、亦將自居奇貨、後此所演之海上新戲、當日出不窮、聞第一台亦兪振庭所組、總之兪五只知貪錢、不惜以百年來都下皮簧之規律、供彼一人之犧牲、菊生生此子、不僅隳兪氏之家聲、亦且爲戲界之罪人、第一怪之來都、亦係兪五所邀聘、稚圭閣主貽我書云、不圖光天化日之下、乃能容此怪物出現、雖屬憤激、亦實知言、南風北漸、知音愈稀、世有伯牙、亦惟摔碎焦桐而已、

觀廿本濟公活佛　(馬二先生)

我這篇不是評劇、廿本『濟公活佛』編的如何、演的如何、我都不論、我祇述我觀此劇時一種感想、及對於看客之觀察而已、

上海看客們、對於新舞台的佈景、都承認爲非其他舞台可及的、在比較上、這話確是不錯、然而劇中還有許

倒行逆施　文農

多的幕外、並且還有舊時劇台上無脈的脈帳、椅子代表的門、和雙手虛做開關的門、這能算是已充分用佈景了嗎、上海(或是全中國)以佈景著名的舞台、祇是如此、是不是中國舞台不會用佈景的弱點之表露呢、然而一般到新舞台的看客們、對於『子午風雷洞』、及八魔化身的『丈八人』和能伸長的『活佛化身』、滿台放花筒的火、披形噴自來水的龍、都看得眉飛色舞、歡喜讚嘆、這又祇足以表出社會上知識和眼光的幼稚而已、(與舞台和藝術了無關係、)編此劇者、似是以種種佈景爲襯托、其所注意經營者、却在李子才被害一段、賣玩物的老者(優游飾)送信與李子才之妻劉玉娘、(君玉飾)尤爲情節中之焦點、然而從一般看客們的眼光中推測起來、似乎與『李德昌(鳳文飾)越獄』『濟公(月珊飾)假病』等情節、祇是同一的趣味而已、絕不似對於『丈八人』『機關牀』『轎中化身』等等變化的歡迎熱烈、

世界上不少匠心經營的作品、但是如不雜列於俗惡嗜好品之中、則必不能博得羣衆之賞識與歡迎、故一般藝術家、爭向『雅俗共賞』之一點上去研究、幸而能達到目的了、也不過把雅俗並列在一起、使人各賞其所賞罷了、雅依舊是雅、俗依舊是俗、並且雅依舊是少數、俗依舊佔多數、匠心經營的苦味、誰復能體會得、多數的稱讚、祇足以使藝術家傷心而已、像這種情況、不止於演劇爲然、凡是藝術家、皆復如此、說到此處、惟有嘆氣、還是不必說罷、

金湘娥發瘋記　(莫莫)

外間頗有傳金湘娥發瘋者、而歌塲餐館、又時時見湘娥芳蹤、因有人證其不瘋、實則彼之神經、確與常人有異也、其所以發瘋之故、言人人殊、而實則被創於去歲之大風潮交易所、湘娥連年奔走南北、與巨商政客相交接、所獲殊豐、然停眠鬻宿、所獲亦良匪易、又因得交上海某大銀行行長、雖不無所得、而因此致傷姊妹之情、蓋湘娥本與某行長之姨太太爲至交、至此以剪邊之故、姊妹間因此成隙、及交易所風潮起、湘娥乃突喪其纏頭所得、至萬餘金、乃一氣至於失心、瘋發時、飲香肥皂水、餐雪花膏、遂亦不覺、幸有時尙復清楚、今隨某君、亦不能爲正式伉儷也、最可異者、金湘娥一家三代、各擁所歡、其祖母年已望六、健如牝虎、尙羅面首以自豪、眞老當益壯也、

粉菊花集序　(林屋)

有爲女伶粉菊花製集者、三年而未成、今粉巳去、集巳輟矣、而鄙序以作、豈不異哉、夫以粉伶之藝、不可無文以傳、固巳、雖然、優人者宜倫、談藝者貴當、優劣短長、正不相掩、聲過其實、無以傳信、此立言者所以有體也、夫善歌工舞、女伶美技、而芳年綺貌、便體淸聲者、皆可學而能之、雖傾城傾國、不少槪見、而便嬛婘娜、宛轉悠揚、足以供視聽之娛者、所在多有焉、若夫操長矛、懷利劍、披重甲、曳短衣、曲踊距躍、側垂倒立、百尺履及、五步血濺、風生火出、萬變惶駭、拳交手搏、性命呼吸、剽悍若鷹隼、迅捷若猿猱、雄厲若虎熊、輕盻若燕雀、精能之至、出神入鬼、當者披靡、觀者震栗、是在壯夫、且猶難之、况孱弱女子乎、夫帶甲者不鞠臏、曳裾者不疾趨、非力不及、勢使然也、粉伶旣負絕技、卓然有以自立、雖緩歌曼舞、非其所長、庸何害乎、而論者咸並此而譽之、欲張其美、反亦之瑕矣、昔隱娘紅綫、皆以一傳而傳、今世工文雖少、要未嘗絕也、倘採余言、論而著之、粉伶於以不朽矣、集成與否、何必計乎、壬戌九月、林屋山人序、

一年有半　(第二編)　口七四口　(天笑戲述)

只見阿寶戀着鈴聲、便跑了進去、高聲的問你們那裏、叔禮方知道是新裝的電話、便問是幾時裝的電話、秋萍道、實告訴你罷、是隔壁六小姐家的一個電話、搬到這裏來了、六小姐跟了他們的少爺、搬到北京去了、他把這電話讓給我、出了五兩銀子遷費、便把這電話搬過來了、叔禮道、原來如此、被這電話的鈴聲、打斷了話頭、你且講老和尙辦這交涉、後來便怎樣、秋萍道、我取出了五塊錢、我便不管了、那賣花的阿白道、五小姐、這五塊錢、你暫墊一墊、我一定還你、不然、我就送花來、請五小姐扣算好了、老和尙便將這五塊錢、交給阿全、說這五塊錢、是五小姐出了、以後你們再不許和阿白賭、倘然他自己要賭、你們儘可拒絕他、要是再有這種事情、便是你們騙他的錢、莫怪我無情斥罵、這時阿全面孔漲得通紅、說我也不是逼他討賭錢、是他開口先罵了人、旣然師父這樣說開了、我這五塊錢、決計不要、請五小姐收轉了罷、老和尙道、五小姐、我知道他決不肯收轉、你這五塊錢、拿去的好、省得以後再有糾纏、回來你又說阿白沒有還你的錢了、阿全道、我以後決不向他再討、只算他巳經還了我、五小姐旣不肯收回、就算阿白已經還了我、我就捐在這裏白雲庵內、上了燈油捐、在菩薩門前、只算[illegible]懺悔就是了、這五塊錢、後來就用阿全的名字、上了燈油捐、就這一回事、我就知道老和尙兩臂的力量不小、你想他們兩個人、扭結固結、幾個小夥子拆也拆不開、只被這老頭子輕輕一分開、大家便打跌了、可見得他是有本領的、叔禮道、如此說來、他對於一般[illegible]會中、很有些勢力、秋萍點點頭道、他的徒弟、有汽車夫、有堂子裏的相幫、有包打聽、有輪船上的水手、有各菜館的跑堂、有剃頭司務、扦脚司務、有旅館裏的茶房、還有許多白相人、拳教師、可謂色色俱全、女人裏頭、有公館裏的太太、店舖裏的老板娘娘、堂子裏先生、白相人嫂嫂、開妓院的老鴇、也是一應俱全、凡有什麼相打相罵、老和尙不出來、却也罷了、他若肯出來、只喝一聲、大家便相打的歛手、相罵的住口、